



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爆火,李娟的文字被称为“精灵的吟唱”,带着天空和草原般纯净、治愈人心的力量,每读她的一部作品,都像是一场来自灵魂的洗礼。《遥远的向日葵地》更是把这股力量揉进阿勒泰一望无际的花田之中,在当下人们忙于各种报表、计划与总结时,她却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谱写了一首戈壁滩上的生活诗篇。

《遥远的向日葵地》为我们展开了一幅阿勒泰向日葵地里的生活画卷,她用细腻的笔触,将目光聚焦于戈壁滩上生活的人与动物——外婆、母亲、兔子……其中,对母亲下笔最多。“母亲”身上最大的特点是“不认命”,种满葵花的九十亩地,三次遭大批鹅喉羚啃食,她便三次补种,明知收获无常,面对干旱与沙尘暴的威胁,她仍全力以赴,就像一株倔强的向日葵,逐光成长,从不放弃,用自己的坚韧抒写着生命的厚重与尊严,令人动容。正如《浇地》一章里写的:“双脚闷湿,浑身闪光。再也没有人看到

她了。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锹是最贵重的权杖。她脚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

“万物与我齐一”,即平等地看待万物,是她下笔的最大亮点。在李娟眼里,大狗丑丑爱叨走别人鞋子的行为不是“胡作非为”,鹅喉羚一夜之间啃光母亲种的向日葵,并非十恶不赦,而是戈壁滩上生存的天性与无奈。《擅长到来的人和擅长离别的人》里写道:“总之,她不辞辛苦给我带来了两根树干。它们又长又直又匀称,最难得的是,居然还那么细。”两根木头有什么用?天生我材必有用。我们何苦执着于事物一定要有用处?哪怕只是戈壁滩上一截普通的木头,石头,也不错。人海茫茫,哪怕我们只是一朵普通的浪花,不够精彩绝伦,自由自在,自得其乐就好,不必苛求所有人的认可。

李娟的笔触朴素之中还带有深沉的哲思,文字里更蕴含直抵人心的力量。书中写道:“大地最雄浑的力量不是地震,而是万

物的生长”“等待是根植于孤独之中的植物吧?孤独越强大,等待越茂盛”“人是在被时间磨损的吗……不是的。人是在被各种各样的离别磨损的。”生命的韧性,才是最强大的力量。写离别,作者更是戳中了大家的泪点。古往今来,天下就没有不散的宴席。作者从不用华丽的词句无病呻吟,也不做“空中楼阁”般的说教,而是立足于现实,把对现实的超脱融入眼前再平凡不过的事物中,让你眼前一亮——原来,普通文字的组合也可以带给人惊喜,也能这么有深度!

也许有人会感慨,我们在精神生活看似丰富的霓虹灯下找不到寄托,却在物质条件拮据的阿勒泰里找回“桃花源”般的理想乡。正如《我》这一章写的:“我去过很多地方,住过好多房子,睡过各种床。我想,一切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从不曾畏惧过生活的改变与动荡。”这告诉我们:心态决定了我们过什么样的生活。要想活得从容,最重要的还是把生活还给生活,把平静还给

生命。
反观当下“分秒必争”的快节奏生活,我们总在疲惫苦闷地把所有时间节点安排满,美其名曰“精细化管理”,唯独忘了留给自己独处的时间。古印第安人有句谚语:“别走得太快,等一等自己的灵魂。”有空闲的话,我们不妨静下心来,把手机放在一边,煮一壶热茶,打开自己喜欢的书籍,慢品人间烟火,享受纸质阅读带来的安宁。



李娟著
花城出版社
《遥远的向日葵地》



当你与一本书相遇,其实是与另一个自己重逢。

独立书评

世间人和事

□陈裕

汪曾祺的作品中,有很多关于人的形象描述,这些文章被收录到《世人二三事》散文集中,包括《关老爷》《傻子》《晚年》《公共汽车》等罕见篇目。书中的人物秉性各异,有的古怪、有的偏执、有的幽默、有的随性,他们都是社会各类角色的一种反映。汪曾祺用他简淡而诙谐的笔调,书写着复杂人间里奇奇怪怪的人生逸事。

全书共分五个部分,包含荒诞之人、古怪之人、谋生之人、通透之人、怀念之人。这些人特点鲜明而独特,是汪曾祺善于观察的眼光,从生活的各个角落挖掘出来的。他们的性格、经历和故事各具特色,共同构成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人间万象。

作者描写市井烟火中的人物,从细节处着眼,文中饱含对他们的尊重。如磨刀匠的吆喝声大有穿透时光的魄力,他粗糙的双手是生活韧性的完美呈现;薛大娘卖菜拉煤时,表现出的泼辣开朗性格,有种打破礼教桎梏、诠释“彻底解放的自由”的勇气和力量;74岁卖蚯蚓的老人能够日行百里,自食其力。这些纸页上的各色职业者,以平凡阶层的存在价值,活出自我的风采。

汪曾祺以“白眼珠鸭蛋青,黑眼珠棋子黑”的写作手法,让平凡人的生活状态跃然纸上,表达着对他们深深的敬意。

而篇章中,那些被怀念的人,体现着作者深厚的人文情怀。作者笔下的西南联大群像,就如闪耀在人间的星芒;老舍为芝麻酱提案,为民之心,灿然夺目;沈从文批作业时写下长评,将学生文稿把控到精深通透的地步,让读者深感其人格魅力;金岳霖为爱默然守护,终身不娶,哲学家的痴情感天动地。这些大师们褪去光环,各有自己的天真与专注,诠释着“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的人生哲理。

作者文字里的人物有喜有悲:喜者,是生活本真的绽放;悲者,是生活磨难的痛感。作者能从苦难中淬炼出温暖的心境,足可见其胸怀的宽广。如遇到卖蚯蚓者被称为“低级价值”时,他淡然回应“只想了解欣赏,不作论断”;广东同窗在炸弹坑旁搅动冰糖莲子的荒诞场景,作者以黑色幽默的方式解读生存的另一种姿态。全书人物的创伤林林总总,但文字里从未表现出暗色心态,反而以乐观的精神面对困境,于裂缝中捧出人性的微光。

无论是肢体行为,还是语言腔调,作者通过生活里的事件,观察人性的表露,写出不同人物的社会观、情绪观和价值观。同时,这样的人物刻画,也为读者带来清泉般的洗涤:薛大娘的舒展自在、卖蚯蚓者的沉默尊严,教师阿章引导学生建立人物观察笔记的热切,食堂阿姨的皱纹里藏着的生活启示等等,见微知著,以小见大。

汪曾祺的散文集《世人二三事》用白描笔法勾勒出33位市井人物与学者名流的灵魂轮廓。本书展现了汪曾祺卓越的写作技巧:白描传神、细节生动、语言精练,堪称散文典范。同时,作者借这些人物的乐观精神给予读者人生引导,坚韧、豁达、平和等诸多人性品格,在文章中处处洋溢着温暖。汪曾祺通过讲故事视角,折射出世间百态的质感:凡人事虽小,生命亦有光。



汪曾祺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世人二三事》

戈壁上的生活诗篇

□康志远

书卷有情

读书的智慧

□李宜华

文如山,书如海。一生之中,等待我们去读的书无穷无尽。不过,“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人的生命有限,精力有限,面对这么多等待我们去探索的书籍富矿,我们却不禁迷惘:这本书要看,那本书要读,我们该怎么面对?

对此,早在九百多年前,大文豪苏轼就给我们探索总结了一条被很多人认为行之有效的读书之道:“八面受敌”读书法,即从东、南、西、北及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等八个不同方向,选准切入点,各个击破。按照他在《又答王庠书》中的原话就是:“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人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之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且只以此意求之,勿生余念……此虽愚钝,而他日学成,八面受敌,与涉猎者不可同日而语也。”

活到老,学到老,书山有路勤为径。然而,跻身飞速前进的时代列车,面对浩瀚的书海,我们又可以挤出多少属于我们啃书本的时间呢?读书,坚持,再坚持,这是件看似轻松又往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之事。我们必须像大咖苏轼一样,有计划地读,有侧重地读,靶向精准地读。因为,我们别无选择。可是,大文豪毕竟是大文豪,大文豪有大文豪特有的聪颖天资,大文豪有大文豪那不同寻常的读书韧劲和嚼劲,皆非我等常人可以相提并论的。要知道,苏轼用“八面受敌”之法学习《汉书》,用手抄抄《汉书》就达三遍之多。

对古人的读书之法来一番粗略梳理发现,有一些读书之法非常有意思,仪式感相当的强。明代学者张溥的“七焚”法就极具画面感。他每次读文字新篇,都要先工工整整地将其誊抄一遍,而且抄边在心里默诵。待抄完后,再重新高声朗读一遍,尔后将抄写的文章投进火炉里焚烧成灰烬。接着,再重新抄写,放声诵读及焚烧所抄内容,如此反复,直至其文倒背如流。相比之下,诸葛亮的“观其大略”法,陶渊明的“会意”法,朱熹的“三到”法,陈善的“入书出书”法,郑板桥的“精当”法,就显得简约

清静了许多。这些读书之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感觉若好,便是晴天”。

不过,话还真得说回来,苏轼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苏轼,那款“八面受敌”读书之法,适合苏轼,却未必适合对他有知遇之恩的欧阳修。要知道,欧阳修喜欢的是“计字日诵”读书法。他说:“虽书卷浩繁,能加日积之功,何患不至?”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欧阳修每日定量诵读一定字数的《诗经》《论语》,细水长流,日积月累,一部部有营养的书籍,就这样烂熟于心,了然于胸了。可是,欧阳修的这一读书之法,为何没有被苏轼采纳?苏轼的“八面受敌”读书之法,又为何没被“苏门四学士”采纳?道理很简单,人家欧阳修就是欧阳修,苏轼就是苏轼,你就是你,我就是我。这些方法都有过人之处,可以借鉴,但绝不能盲从。

盲从,就可能吃亏,后果和东施效颦一样。我的一位知名的作家朋友,每次开讲座前都会友情建议台下听众,无需做笔记,认真听即可。他还以自己读书做了数十上百本笔记为例,说:“我辛辛苦苦做了那么多学习笔记,可是笔记做好后又在什么时候静下心来重新翻一翻呢?现在,每次搬家都觉得这些读书笔记是累赘,弃之可惜,保管又麻烦。一晃,这些笔记本又码在我的工具箱里五六十年头没有问津了。”你说,他说的没道理吗?有!但是,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呀,做笔记不也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式方法吗?至少,做笔记对我而言,就很管用。



(CFP图)

文化观察

在历史微处见文明

□刘敬

杜甫在《戏为六绝句》中写下“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时,或许未料到千年后的我们,仍能从那奔涌的诗句里触摸到文明传承的温度。捧读王瑞来先生的新著《不废江河:史海观澜与文化省思》,恰似握住一把开启历史密室的钥匙,那些散落在甲骨裂纹里的治国密码、宋人纸背的猪肉账单、端午龙舟漾起的古老涟漪,都在学者温润的笔触下重新泛起粼光。

当多数历史书写沉迷于王朝更迭的宏大叙事,王瑞来却像手持双筒望远镜的观察者。他的目光既能穿透《稽古录》的字迹,在汉武帝三十六次北伐的烟尘里打捞“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精神基因;又能俯身凝视市井巷陌,从宋人“登东作旋”的科举如厕规范中,窥见制度设计里的人性微光。这种治学姿态,在《德政碑的背后》一文中尤为生动,当世人仰望歌颂清官的石碑时,他却掀开碑座下的暗格,露出买碑人贪婪的指痕与敛财账簿的残页……

书中《另辟蹊径辨真伪》堪称方法论的示范。面对岳飞《满江红》的真伪之争,作者跳出传统考据窠臼,从宋代军事术语的流变切入,如同侦探在蛛丝马迹中寻找突破口。这份“不疑处有疑”的治学勇气,恰似苏轼夜访黄州承天寺时对张怀民的喟叹:“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当学界热衷于以学术语言筑起壁垒时,王瑞来始终记得顾炎武“采山之铜”的教诲,在故纸堆里淬炼思想的真金。

翻开《逸史杂谈》,仿佛推开一扇通往古代的任意门。你会遇见为治疗白内障而“金针拨障”的良医,他们的智慧在《古人如何治疗白内障》中闪烁如星;会撞见用“皮币”兑换商品的商人,货币演化的轨迹在《纸币的前身》里清晰可辨;更会在《端午本端五》的考辨中,看见文字学家们为“午”“五”二字争得面红耳赤的鲜活模样……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切片,经作者妙手串联,竟至拼出一部流动的文明生活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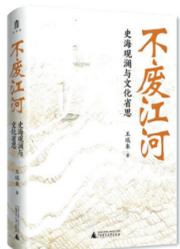
特别难忘《天之美禄》中那个戏剧性场景:宋太祖举杯向天祷告,不能饮酒的王审琦在强压下被迫连饮十杯。当我们在史书里读到“杯酒释兵权”的政

治智慧时,王瑞来却让我们看见酒杯背后权力的毛细血管。那些强作的欢颜、偷偷扼喉的窘迫、回家后卧床不起的狼狈,共同构成了权力游戏的黑色幽默。这种对历史褶皱的细腻描摹,让冷寂的铅字陡然有了体温。

在《治史札记》的扉页,王瑞来引用钱锺书的话道:“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种贯通中西的学术视野,在《不安定的溢号》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当西方学者执着于符号学分析时,作者却从中国溢号制度的嬗变里,解读出儒家伦理对皇权的柔性规训。这种“以中释中”的智慧,恰似陈寅恪所言“了解之同情”,在故纸堆与现代性之间架起理解的桥梁。

要说震撼,莫过于《德政碑的背后》的结尾。当戴名世笔下的百姓指着石碑骂骂,当铲刀刮去碑上姓名的声响穿越时空,我们突然明白:真正不朽的不是冰冷的石头,而是民心这样秤。这种对历史本质的洞察,让全书超越了单纯的考据汇编,升华为对文明基因的深刻解码。

掩卷顿悟,所谓历史,委实从来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而是奔涌在我们血脉里的活水。当我们随着王瑞来的引领,在甲骨文里辨认先民的占卜,在宋人纸背看见猪肉的价格,在端午龙舟的鼓声中触摸屈原的风骨……那些沉睡的文明碎片便重新获得了呼吸与生命。这或许就是经典的力量,它让我们在时光长河的倒影里,认出了华夏文明的基因图谱。



王瑞来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废江河:史海观澜与文化省思》



名家笔下的立春

●立春前后,江南人家总要插一瓶梅花,或是水仙,摆在案头,算是迎春。梅花疏影横斜,水仙清香扑鼻,屋子里顿时有了生气。
——汪曾祺《岁朝清供》

●春天在一点一点化开的过程中,一天的羽翼丰满起来了。
——迟子建《春天是一点点化开的》

●立春一到,孩子们便忙着放风筝,大人们则忙着准备春耕。田野里,麦苗青青,油菜花开得正旺,蜜蜂嗡嗡地飞来飞去,仿佛在宣告春天的到来。
——丰子恺《立春》

●立春一到,北京的风便不那么刺骨了。胡同里的孩子们开始跑出来放风筝,老人们则坐在门口晒太阳,聊着今年的收成。春天的气息,就这样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
——老舍《北京的春天》

●立春之日,北方人吃春饼,南方人吃春卷,各有各的讲究。春饼要薄如纸,卷上豆芽、韭菜、鸡蛋,咬一口,满嘴都是春天的味道。
——梁实秋《立春》

●跨过去,春天不远了,我永远也不要失去发芽的心情。
——林清玄《发芽的心情》

《引回风》

内容简介:

此书是作者选编的随笔集,全书共6辑79篇随笔。
李敬泽的文字率性、轻快、不拘形式,写作中以亲历者的视角,将古今中外的文学元素巧妙融合,展现了他对文学的深入思考,以及对当代文学现场的敏锐观察和独特见解。同时,他常以文学化的表达消解理论的枯燥,形成一种“散文”风格,既有批评的锐利,又有抒情的温度。



李敬泽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

元符三年六月,苏轼遇赦自儋州渡海北归,至一年后在常州终老,这是其生命的最后旅程。书中,阿来以同行及追随者的视角,深度走入真实历史轨迹中东坡浩瀚幽微的内心世界。在这里,东坡不仅有“大江东去”的旷达、“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超然,也有对命运与前途的哀叹、忧思和彷徨……书中呈现的不再是神坛上的“坡仙”,而是一位在伟大与平凡、超然与入世、洒脱与执念间不断求索的“人间东坡”。



阿来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